

新史學

叢書

卢作孚的选择

赵晓铃◎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新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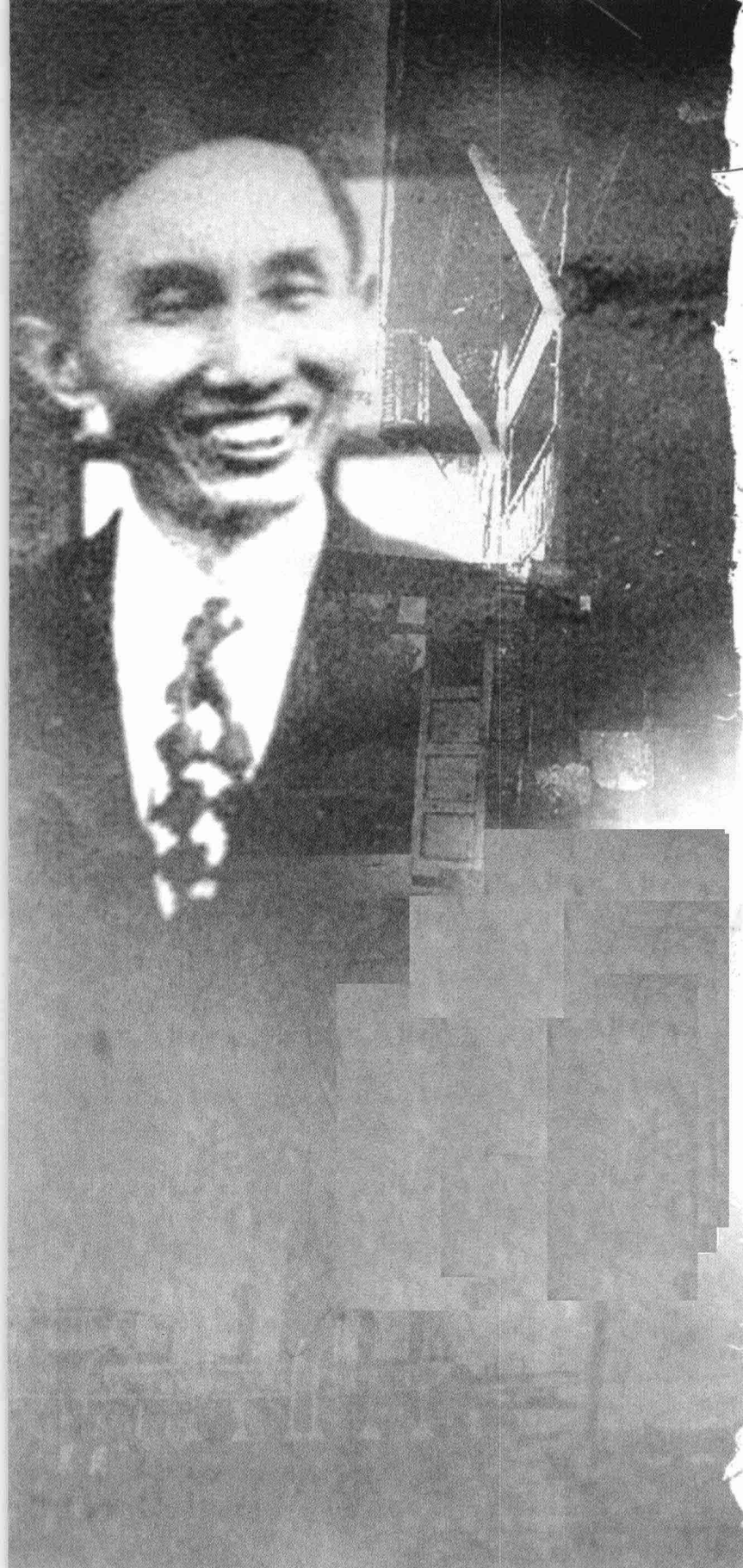
叢書

卢作孚的选择

赵晓铃◎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卢作孚的选择 / 赵晓铃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7
(新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736 - 0

I. ①卢… II. ①赵… III. ①中国-现代史-史料-民国 ②卢作孚
(1893 ~ 1952) - 人物研究 IV. ①K258. 06②K825. 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5815 号

卢作孚的选择

赵晓铃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张小云 喻春兰

装帧设计: 李桢涛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qh.com>

经 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736 - 0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40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9667808

总 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序一

卢作孚先生不幸辞世，转眼快要六十年了。这六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三十年大体上以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蓝图而奋斗目标，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国力也与发达国家拉开了巨大的鸿沟。后三十年告别了乌托邦，重新向人类主流文明靠近，中国的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个变化，也给国人注入了重新审视历史的动力，使卢作孚获得了重新评价的契机。作为杰出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卢作孚在后三十年洗刷了前三十年被强加的污名，以中国现代化先驱的形象，得到朝野各方的赞誉。卢作孚开创的民生公司也起死回生，再度进入国人的生活。

赵晓铃女士不满足于大而化之地对卢作孚先生的道德文章作一般性的称颂，而是要追问历史，清理卢作孚悲剧发生的真实过程和深层原因。她试图以事实回答，卢作孚这样一位在抗战时期曾经创造过无数奇迹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实业家，当时面临怎样的无奈，怎样的困境，为什么绝尘而去。她还试图告诉人们，卢作孚的上下左右，活动着一些怎样的人物，他们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构成了一个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氛围，谁是这种氛围的营造者和主导者？这是一道道难题。前人也曾尝试做出回答，但都没有把问题说透。或者因为某种顾虑，故意有所避讳；或者因为功夫下得不够，不能揭示历史的底蕴。而赵晓铃前后付出了十二载的艰辛，到处寻访知情人，从篇幅浩繁的档案中一点一滴地爬梳真相。她的回答无疑比前人大大推进了一步。她原来是一位作家和文学编辑，经历了这种扎实严谨的追问过程，她分明从文学转向了史学。这正是让人心生敬意之所在。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卢作孚最后一程的生命轨迹，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一次大转折中付出的沉重代价的缩影。对六十年前的某些席卷神州的政治运动，从中国政界到学界，其实反思并没有到位，更谈不上达成共识。不久前，《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赞扬“三反”“五反”运动的文章，当即受到何方、资中筠等资深学者的严肃质疑。本书也将为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的得失提供有力的佐证。

中国现在虽然重新肯定了市场经济，重新肯定了企业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但过去曾经膜拜过的历史哲学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甚至还被当作旗帜供奉。不进行这种清理，再度折腾的危险仍然存在。完成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理论的思辨，更需要史实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卢作孚的选择》一书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为我们的民族今后少走弯路，提供了现实的启示。

丁东

2010年4月30日

序二

十几年前即通过何蜀兄与晓铃大姐建立了联系，但至今还不曾谋面。前些年多是通过电话联系，后来有了电子邮件，也时有往还。晓铃大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卢作孚，前几年已有专书出版，在近年国内外卢作孚研究中，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专家。晓铃大姐在重庆，得天时地利研究卢作孚，一是出于对卢作孚的敬重，再是对中国现代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历史保存敬意，她的研究是学术工作，也是人生之旅，更是保存记忆的心灵之旅。本书虽然只写了卢作孚的最后三年，但这三年在卢作孚一生最为关键，晓铃大姐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查阅，不但为读者复原了一段沉痛的历史，更揭示了一个时代如何对充满生机的现代企业表现出的奇特心理，晓铃大姐细致的描述，动情的分析，和大量使用原始材料印证历史发展脉络的思路，让我们回到了历史的现场，让我们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生命叹惋。

我最早知道卢作孚其人，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那时我一个人住在作协的办公室里，离太原五一路上一家新华书店很近，所以一有空闲时间就去那里翻书，记得有一次赶上处理旧书，在书架上见到一本关于长江航运史料方面的书，书名一时记不起来了，在随便翻阅时，即对卢作孚这个名字留下了印象。后来读书，如果见到这个名字，也稍有措意。对文史有兴趣的人，关注点常在文人墨客，对于企业家好像一般不大发生兴趣。再后来对卢作孚有深入一点的了解，是缘于郑义兄的谈话。

我在山西作协工作的时候，郑义兄已基本不来上班，但一度时期还经常在作协出现，我们并没有深交，只是偶然有在公众场合见面的机会，听他和朋友们提到卢作孚这个名字。我印象中，他也较少和朋友们说起自己的家史，至少我没有听到过。但我却不知从何时何处知道了郑义兄的父亲曾是民生公司的高层，民生公司的历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郑义兄的家史。2001年夏天，我在美国曾与郑义兄相处数日，在他华盛顿郊外的居所里，也曾有过长时间交谈，但也没有涉及过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我想那是郑义兄家的痛史。再后来谈到他的长文《招魂》，一篇大气深沉的文章，才更深入了解了他家和卢作孚以及民生公司的关系，读了

这样的文章，我也就明白了郑义兄一生经历的某些根源。

2001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在那里完成一篇1949年到1976年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自杀者的论文。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当时新华社记者通过《内部参考》向高层传达卢作孚自杀的消息，记得回来后又专门告诉过晓铃大姐。现在晓铃大姐在本书中已对卢作孚自杀的前后复杂情况，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分析，是我所见到相关研究中最有说服力，也最全面的研究。

我们判断一个时代的好坏，或者分析一个时代的进步与落后，总是要通过具体人的命运来得出结论，晓铃大姐选择卢作孚的人生来作为剖析一个时代的切入点，不但恰当而且巧妙，因为不是所有的个人命运中都包含丰富的历史内容，而卢作孚的命运和民生公司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好的分析中国现代优秀企业在1949年后历史命运的个案，这个选择中体现的历史眼光和学术研究智慧，反映了晓铃大姐的历史情怀和学术境界，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优秀的历史著作。

谢 泳

2010年5月9日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序一 / 1

序二 / 3

开头：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 1

第一章 精枯髓竭 / 13

第二章 应变 / 23

第三章 大火 / 33

第四章 香港 / 45

第五章 震荡 / 61

第六章 爆炸 / 72

第七章 焦虑 / 83

第八章 工会 / 96

第九章 北上 / 108

第十章 协议 / 119

第十一章 南归 / 130

第十二章 逮捕与“资遣” / 146

第十三章 报复 / 162

第十四章 运动（一） / 172

第十五章 分歧 / 180

第十六章 工潮 / 192

第十七章 渡海 / 218

第十八章 批评 / 226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 239
第二十章	自杀	/ 250
第二十一章	运动（二）	/ 267
第二十二章	北归船员	/ 288
第二十三章	典范	/ 307
结尾：	结束“战争后的战争”	/ 334

后记一 / 337

后记二 / 340

开头：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写啊，你不写有罪

从我们繁华喧嚣的重庆城区沿嘉陵江上行，江水渐行渐清，山林越看越绿，45公里后，便到了漂亮的园林小城北碕。北碕市街之间有一北碕公园；公园最高处，有一作孚园；作孚园里，有一尊卢作孚的白色石雕坐像。

卢作孚一生走过许多地方，但他最爱此地。这是他的亲爱的北碕，花园一样的北碕，举世闻名的北碕。他开发建设了北碕，他生前却决不允许用他的名字命名这里的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个地方，作孚园的命名，是后人的意愿，作孚园不大，也不豪华精致，是私人捐款建成，建园时间是1990年，是一种很民间的真心纪念。

雕像后面的石壁上，凿刻着卢作孚最好的朋友晏阳初撰写的文章《敬怀至友作孚兄》，全文如下：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只能拣几点略述。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或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生活非常的简朴，常年穿着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小，属于瘦的瘦劲一型。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先生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那时，他大概五十岁左右

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但简单的可以应付。

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那一年与他结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1929至36年），他已经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了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1940年，我们在四川巴县歇马场创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他是学院的会计董事。



重庆北碚公园里的作孚园

有二、三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四十年代，他到美国为他的公司借款，我那时也在美国为乡村学院捐款。我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我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教他打领带。领带并不好打，一而再，再而三，他终于学会了。我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一个和尚。”他听我的劝告，他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

作孚对人的观察很敏锐。他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说怎样的话。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他先回国后，中国乡村学院请他去讲演。他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院长在美国募捐，住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这话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

我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1893—1990）是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生前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晏先生是卢先生的挚友。晏先生这篇文章1982年8月22日写于菲律宾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所有有关卢作孚的文字，我最喜欢他写的这一篇。可亲可信，简明又有分量。

作孚园里还刻有梁漱溟的话，“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梁先生这段话是这样的：“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第一次到作孚园，是在清冷的冬天，公园里略显萧疏，仍是碧绿，而且非常

安静。是我的朋友周鸣鸣领我去的，就是她极力鼓动我写卢作孚，她那时是西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中共党的书记，在很长时间里是以卢作孚做榜样来教育学生的。她说她读《卢作孚文选》时非常激动，“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呐！”然后问我，“赵晓铃，你们学文学的为什么不写卢作孚呢？”

她这一问，我深觉惭愧，为自己，也为自己所处的这个文化圈。

等我读过她送来的《卢作孚文选》和一些相关资料后，想起已故女作家、我的同窗龚巧明生前说的一句话：“写啊，你不写有罪。”

巧明认为，有的东西，你是必须写的。写啊，你不写有罪！但是，我能写么？

同学周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记者站的站长，听我说起卢作孚，马上说：“这个人不得了呀！你晓得不，我是最早报道新民生公司成立的记者，听了我这个报道，有一位老民生人太高兴了，兴奋得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四川作家谭兴国，是前辈文学编辑，听我说有意写卢作孚，但是因为编辑一本大型文学期刊的工作，也不知道有没有条件来搜集资料，他立刻显得有些激动：“哎呀，晓铃，你就做这件事嘛。你不要编刊物了，你后半辈子，就做这件事，值呀！”

那时候，卢作孚已经非常吸引我了，因为知道分量不轻，还是不能下决心来做这件事。听了谭老师的话，我想：写一本人物传记，真的会用上我后半生的时间？虽然要在好几年以后，我才明白谭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但他的这句话，还真让我跃跃欲试了。

那天下午，天色特别阴暗

最早读到的，也是我手里唯一的有关卢作孚的资料是《辞海》上的一条——

卢作孚（1893—1952） 民族资本家。四川合川人。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曾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国民党政府川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和交通部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向国外购轮船数艘，经营远洋航运。1950年自香港回国，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卢作孚先生

1952 年病逝。^①

“病逝”，不能解释晏阳初说的“竟是如此悲惨”的结局，这中间有什么秘密没有揭开呢？

呜呜送来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明白地说明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个悬念，我去了重庆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看到在 1952 年 2 月 13 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左上角，有一条消息，标题很醒目——

卢作孚自杀

【本报讯】民生公司民铎、民恒于 2 月 5 日与 8 日，相继被特务有意识破坏后，总经理卢作孚忽于 8 日晚自杀，内情未明，政府正竭力侦察中云云。

1999 年 10 月 13 日，在重庆锦绣山庄，卢作孚的长孙，成都锦绣花园总经理卢晓雁和我谈起他爷爷辞世的日子。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下午，天色特别阴暗。”

天都没有黑，爷爷就回来了，我想，爷爷从来没有这样早回来过呢。爷爷一个人到屋里睡觉了，我自己在外面玩。天黑了，我家厨工老温对我说：“晓雁，饭煮好了，去请爷爷起来吃饭！”

“爷爷，爷爷，吃饭了！”我叫着，往爷爷的房间跑。

爷爷没有答应。

“爷爷，爷爷，起来吃饭了！”我拍着门喊，爷爷还是不答应。过道里黑黑的，我有些害怕。天黑得好快呀。

一会，婆婆回来了。我告诉她，爷爷不开门。

“我来喊。”婆婆向房间走过去。

我转身又出去玩。

突然，我听见婆婆哭起来了，赶紧跑过去，老温也过来了。

房间打开了，爷爷躺在床上，躺在他每天跟婆婆和我睡在一起的那张大床上。

晚上，来了很多人，有一些是民生公司的人，他们曾经来过这个家。有人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10 页。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害怕。我在恐惧中睡着了。那年我五岁。

后来，爷爷被抬到了长江边，来接爷爷过江的，是一只70吨的小轮船，它就是“民生”号，是民生公司的第一只轮船。26年前，是爷爷把它从上海买来的。“民生”号把爷爷送到南岸。民生公司职工新村旁的小山冈，成了爷爷劳累一生以后最后的栖息地。

晓雁无限怀念地说起一些细节。那时，卧室里一张大床，每晚，他是要睡在爷爷和婆婆中间的。他还记得，在家门附近的石台阶上，爷爷有时会和他比赛从下面往上一级一级跳，还得单腿跳。如今，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记忆。

采访结束走出锦绣山庄，眼前突然雨雾弥漫。

雾是我们这座临江城市的特点。冬天，江上起来的雾可以在整个上午笼罩着城市，纠缠着行人与车辆，几米以外的人，都看不清面目，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春秋天的雨，常常形成雨雾，把江水和山林罩在白茫茫之中，城市的轮廓也在湿漉漉中一派模糊。

我与卢晓雁同龄，还曾在—个学校读书，但他的爷爷卢作孚却藏在深深的历史的浓雾里。我能够拨开重重雾障，看到卢作孚和与他有关的过去吗？

我不知深浅地向卢作孚走去，下意识地感到，那些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一定与我有血肉相连之处。没有想到，我会随着他走进一段重重雾障中的中国历史，更没有想到，他和他的生活会不断拷问着今天的中国现实，这种拷问是那样严厉和无处逃避，使写作的过程充满了难以承受的困惑与艰难沉重，甚至陷进深深的泥泞。然而，在—次又一次摆脱困惑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大梦觉醒，甚至新生的感觉。这是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内心体验。

在近十年的追寻中，我已知道，在卢作孚先生那个时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的人物虽说很少，毕竟还是有的；而如晏阳初先生说的“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也并不在少数。

今天，我们要怎样才能又有一批“正人君子，爱国志士”那样的企业家出现呢？

曾有过的那样优秀的一代企业家，我们是怎样失去他们的呢？他们在中国是空前的，难道也绝后了么？

卢作孚先生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为什么在从香港北归以后的一年半里，他做了那样—种选择呢？要知道，所有的相关著作里都提到，北归以后，卢作孚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的尊重与照顾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卢晓雁记忆中的那一个天色特别阴暗的下午？为什么？

一个为国家人民做出很了不起贡献的好人，一个思想成熟，意志坚强的知识分子在他视为生命的事业的重要关头，选择了自杀。为什么？为什么？

卢作孚的传记，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么？

十年过去了，我读了不少，访谈过不少，也写了不少，都没有完全解开卢作孚自杀之谜。研究和书写卢作孚的人越来越多，而对卢作孚最后的选择，都不能自圆其说。有好多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怀着对卢先生真诚久远的尊敬，却对卢先生最后的那些日子不了解，或是欲言又止。我能够理解他们的不语、他们的沉默，不能甚至不忍去硬掏出他们心中的秘密。

多少次，夜阑人静，我独自站在小院里仰望星空，卢作孚先生的声音，仿佛从星星上传来。那声音是一定有的，我甚至感觉到它那种穿透历史的理性，那种智慧而平和的魅力，但我实在听不真切。我与他之间，隔着与星星一样的距离，如何对话呢？

我想不干了。我承认题材选择的失败，十年努力前功尽弃。

然而，我可以不写作，却不能放弃生活。当下的问题有时会逼着我们向历史转身。住在我们西部的一个城乡结合部，一个被菜地和稻田包围的农家小院里，会对生活产生许多疑问和困惑，比在办公室里多得多。正是今天的生活，让我不由自主地、固执地要追问与寻找。

黄炎培：奇艰大诤集中于君之一身

当年，在文字中为卢作孚之死透露出愤懑与不平的，只有与卢作孚相知很深的忘年交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因为在抗战时和另外五个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有过著名的“窑洞对”，现在常常被人们提起。大家都知道，袁世凯、蒋介石曾请他做官，他坚决不肯，袁世凯说他“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抗战以后，他经历了政协会议、奔走促进国共和谈，作为民盟的几个常委之一，是共产党的朋友，1949年以后，黄炎培出任了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15年，卢作孚第一次到上海求学，就认识了黄炎培，那时黄已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倡职业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卢作孚影响很大。卢作孚的事业，黄炎培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是黄炎培，把卢作孚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与金融